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Mark Twain

汤姆·索耶历险记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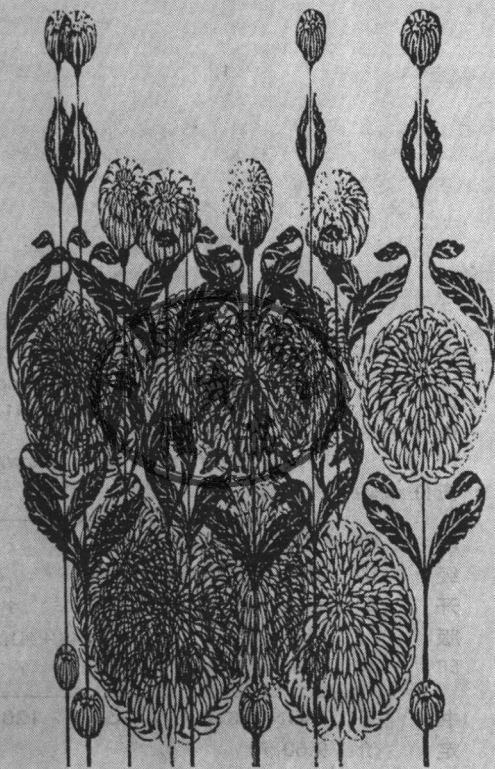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Mark Twain

汤姆·索耶历险记

WJ
外教社

曹山柯 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索耶历险记 / (美) 马克·吐温著; 曹山柯注.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ISBN 7-81046-997-5

I. 汤 ... II. ①马 ... ②曹 ... III. 英语-语言读物,
小说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67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孙 静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997-5 / I · 120

定 价: 9.6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了继承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陶冶青年学子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从2000年起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自林纾以降,经几代译者的不断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已渐为国人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原版文学作品更是源源不断进入我国的校园和课堂。时至今日,我们逐步认识到,那种原本刊行的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满足学子发掘作品蕴涵的人文精神的需要,毕竟其中屡屡出现的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妨碍了解读过程,而且文学语言本身的难度就不是仅靠一两套语言教材就能克服的阅读障碍,所以几经筹划,凭借学界大力襄助,将蔚为大观的英语文学名著汇编为一套导读详注丛书,奉献给广大热爱文学和学习英语的读者。

我社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充分听取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专门约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青年教师参与其事。由他们精心撰写导读文字并加以详备的注释,通过导读和详注这种面貌一新的形式,我们希望读者可以“知人论世”而又含英咀华,了解历代文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窥测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读者同时可以吸收文学语言的养分,提高文化素养和文学欣赏水平,我们相信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语言习得与培养素质应该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是我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由于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逾三百年,而期间英语语言也在不断地沿革演化,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倘若根据历史阶段陆续推出,未必能够真正有益于青年读者学习英语和领略作品神韵。因此我们将通盘考虑,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推出,这样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选择。我们初步计划总数刊行一百种,每年分辑推出十余种,逐年陆续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出版项目。

我们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得到学界和读者热情关心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我们精益求精,将丛书出版得更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10月

04124 12

前言

一

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出身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弗罗里达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原名叫塞缪尔·朗霍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笔名马克·吐温取自他在蒸汽船上做工的日子里所听到的喊声——报告水深为两呎(12英尺)，可以通航。

马克·吐温年轻的时候，密西西比河流域是美国当时的地理中心，也是这个年轻国家中心地区交通运输的主要枢纽。大量的货运船、平底船、大木筏子等水上交通工具运载着木材、玉米、烟草、小麦和皮货等沿河而下，一直到三角州一带的乡间，而又把糖、蜂蜜、棉花、威士忌等运往北方。在19世纪50年代西部开发的热潮到来之前，辽阔丰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已经吸引了当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定居人口。

1857年，年少的马克·吐温开始在蒸汽船上当领航员，从此步入社会。在船上，他听到人们谈论家族冲突、海盗、私刑、江湖卖药的故事，他还看到了沿河上凄凉的贫民窟。这一切连同他所听到的丰富多彩的语言都成了他后来作品的源头活水。

甲板上到处可见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们，也有四处流浪的妓女、赌徒和恶棍。马克·吐温通过他们学会了对人类敏锐、深刻的认识。他在船上工作了四年半，他自己认为这段时间是他接受最有深远意义的教育的开端。密西西比河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本性，所以他的任何其他作品都不及对密西西比河上的人物描写那么生动、成功。

1864年春天，马克·吐温来到旧金山。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的短篇小说家勃·哈特(Bret Hart)。从哈特那里他学到了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这时候，马克·吐温开始记笔记，把听到的有趣故事记下来：“科尔曼拿着跳蛙与陌生人赌50美元。陌生人没有跳蛙，科尔曼就给了他一只。与此同时，陌生人往科尔曼的跳蛙肚子里塞满了铅砂粒。结果这只跳蛙不能跳，陌生人的跳蛙获胜。”

马克·吐温把这个故事经过妙笔生花改写后,于186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首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幽默感。同年,马克·吐温以加利福尼亚一家报纸记者的身份随游客去欧洲旅行,回国后不久,他写成了《傻子国外旅行记》(*Innocent Abroad*)。在这部畅销书中,他讽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庸俗和愚蠢,并以不圣洁的语言抨击了圣地。他的这部游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他与查·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作写了《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1873),讽刺美国内战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社会上的投机暴发以及政治腐败的情形:民族理想在变态、病狂的追名逐利中丧失殆尽,人的价值变成了金钱的价值,社会道德被贪婪和堕落取而代之。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报章杂志的猛烈攻击,马克·吐温不得不暂时把这类社会问题题材的小说放下来,开始了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

1876年,马克·吐温完成并出版了《汤姆·索耶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小城镇那种毫无生气的呆滞生活,同时对宗教的伪善作了讽刺和批判。

19世纪80年代,马克·吐温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假借英国的历史题材来影射美国当时的社会现象,如《王子和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等。借古讽今的手法在《在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狠狠抨击了美国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揭露了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的骗人实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则是通过哈克这样一个天真无邪、不受所谓“文明”沾染的人物,对虚伪的宗教、封建与落后的种族歧视作了深刻无情的揭露,对黑人表示同情。在美国文学史上,黑人第一次被赋予了高尚的人格。

90年代的马克·吐温已经不对美国民主繁荣抱有任何幻想,他的笔调也由早期的轻松幽默转为对现实社会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有《败坏了哈德兰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1899)等。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和嘲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发人深省。

作为幽默大师,马克·吐温让全世界的人都发出笑声,自己却饱尝辛酸。他十二岁时父亲死于肺炎;弟弟亨利在一次汽船爆炸中丧生;他的儿子兰登出生19个月即夭折;长女死于脊椎炎;夫人在佛罗伦萨死于心脏病;小女儿琼是个癫痫病患者,淹死在浴缸里。

马克·吐温经历了这些致命的精神打击后,他自己的最后幻想也好像破灭了。晚年口述自传时,他极其绝望地谈到人类将会最终从世俗的挣扎中得以解脱的问题,他说:“……他们从世上消逝了。在这里他们无足轻重、一事无成。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就是失败、就是愚蠢。他们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足以表明他们存在过的痕迹。这个世界会对他们的死去痛惜一日,忘之永远。”这种矛盾的、失望的、悲痛的、凄凉的话语似乎是对他那些不朽的幽默作品的忏悔。

二

《汤姆·索耶历险记》于1876年出版后很快就被视为描写美国童年生活的经典故事,成为乃至当今美国中学的必读课本,因为它是美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反映出美国人敢于冒险和反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不循规蹈矩的代表人物汤姆和哈克身上。

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庞大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的出现,集体化的大生产组合以及大刀阔斧的进取精神促使了美国工业的突飞猛进,使得以往平静而无多少竞争的年代里的蔚然成风的礼貌行为和道德涵养准则逐渐失去了栖身之地,而南北战争在摧毁了奴隶制的同时,还加速了维多利亚社会结构的崩溃过程,把青年人推进向传统宣战的潮流,使他们体内潜藏的被压抑已久的暴力迸发出来去摧毁那个不合时宜的19世纪社会。

马克·吐温就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创作《汤姆·索耶历险记》的,因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浓缩进了这部小说,但又注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时代精神,使它脱离了一般庸俗的儿童回忆格调。

对主日学校的描写无不充满了讽刺、嘲弄的意味。校长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人,“他手里非拿着一本圣诗不可,就好像一个歌唱家开音乐会的时候,从台上走到前面去独唱,非把歌单拿在手里不可一样——虽然谁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在台上受罪的那些人从来都不会用得上那本圣诗或者那张歌单。”校长的道貌岸然在他给汤姆发奖品——一本精美的《圣经》时被嘲讽到最大程度。校长给汤姆发奖品时,心里很明白,要是说这孩子能在他的大脑里储存着一丁点《圣经》里的知识的

话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领奖。但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圣经》背诵合格证明——九张黄条儿、九张红条儿和十三张兰条儿——都一点不假,票面都有效,无法推脱。这时,那些曾经拿了背《圣经》的条子给汤姆,换取他出卖刷墙特权的孩子们猛然醒悟了过来,而给汤姆发奖的校长却还蒙在鼓里,眼睁睁地让汤姆这个肚里没有一点儿《圣经》知识的孩子得到了《圣经》背诵的最高荣誉。这真是一种尽含讽刺、嘲弄的“黑色幽默”。

对牧师的讽刺和嘲弄却另有一番趣味。牧师把全世界各族人民团聚在一起的情景作了一番伟大而动人的描绘:“那时候,狮子和羔羊会在一起躺下,由一个孩子领着它们。”这时候,汤姆很愿意做那个孩子。汤姆做到了,但不是领着一起躺下的狮子和羔羊,而是狮子狗和他的“老虎钳甲虫”。狮子狗和“老虎钳甲虫”不能友好相处。当狮子狗和“老虎钳甲虫”一起躺下的时候,狮子狗因冒犯了“老虎钳甲虫”而被它狠狠地夹了一下。狮子狗痛得尖叫起来,在教堂里的过道上狂奔乱窜,叫个不停,“它从圣坛前面横过讲堂,又顺着另外那条过道飞跑;像一个毛茸茸的慧星似的发着光,以光的速度在它的轨道上前进。最后这条痛得发疯的狮子狗越出了它的跑道,跳到它主人的怀抱;他把它使劲往窗户外面扔出去,那阵痛苦的叫声很快就小下来,终于在远处听不见了。”

“这时候,教堂的人个个都憋住声音笑得满脸通红、透不过气来,布道词也停顿了。牧师随即又继续往下讲,可是讲得怪不对劲,有些吞吞吐吐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引人注意了;即令他说出最庄严的意思,听众也要一次又一次地躲在离得远的座位背后,发出一阵憋住的笑声来发泄他们那种失敬的愉快,好像这位可怜的牧师先生说了什么非常滑稽可笑的话一般。后来大家的受难结束了,牧师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全场都感到满心欢喜的解脱。”

读者不仅禁不住地要同参加教堂布道的信徒们一起开怀大笑,而且还看见了这里面的另几层隐喻意义。一是狮子和羔羊一起躺下,这隐喻着朋友和敌人可以和睦相处,按照马克·吐温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和劳苦大众和睦相处;而狮子狗和“老虎钳甲虫”一起躺下就发生了“战争”的闹剧正好推翻了这个谬论。二是狮子狗被“老虎钳甲虫”夹了以后,痛得尖叫乱窜影射了布道的牧师不顾当时反传统潮流中人们对宗教的某些不满,仍然在讲坛上大讲特讲,就像那只狮子狗尖叫乱窜一样。三是听布道的信徒必然都是些心地善良、富有

同情心和怜悯心之辈,可是,当狮子狗跳进它主人的怀抱乞求怜悯时却被这位信徒主人狠心地一手扔出了窗外。主人对自己的小宠物都这么残忍,狮子和羔羊还能一起躺下、和睦相处吗?这里的幽默有力地揭露和嘲笑了宗教的虚伪面目和布道的谎言。

马克·吐温对美国当时毫无生气的呆滞教育的挖苦、嘲讽全部集中在了那个倒霉的镇办小学校长身上。校长有一本解剖学书,作为宝贝天天锁在书桌里,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有一天,贝奇见校长的书桌没锁上,于是她就打开抽屉把那本书拿出来看。正当她翻到一张制版精细的彩色卷头插图——一个赤裸裸的人体像时,汤姆突然走进门来;贝奇受惊,不小心把那张精美的插图撕了一半。为了这张撕烂的插图,汤姆勇敢地替贝奇挨鞭子受过,因此也引发了后面孩子们的恶作剧——让猫爪抓掉校长光头上的假发——对他进行报复。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引人发笑,但笑过之后,读者就会发现这段小故事自有它的蕴义。

赤裸人体插图代表了校长的主体人格。他是一个受传统教育制度影响最深的人,因此他的主体人格里充满了旧的腐朽教育体制中那些令学生中毒的东西。贝奇扯破了那张插图象征着她扯破了他的主体人格,也就是扯破了他满脑袋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可是,按照西方的传统,这些罪恶的旧思想和旧观念要得到真正消除,就要找个替罪羊。耶稣基督为了人类免去罪恶,他做了上帝的替罪羊,从而使人类获得了新生。马克·吐温让汤姆做替罪羊,为贝奇挨了校长的一顿鞭子,其中暗示了校长的那一套罪恶的教育制度最终会被新的制度所代替。

马克·吐温就是这样让人们在幽默中去认识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的本质的。除此之外,他还假借笔下的人物哈克·芬——一个醉汉的儿子对汤姆所讲的一段话来表明他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试了这种生活,实在过不下去,过不下去。我过不惯……。那寡妇吃饭要敲铃,睡觉要敲铃,起床要敲铃——一切都严格地循规蹈矩,简直让人受不了。”

这个人物的思想表白,透露了马克·吐温是一个敢于反传统的斗士,是美国精神的代表。

三

《汤姆·索耶历险记》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保持永久的生命力,是由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艺术魅力决定的。作者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使这部小说能够横跨时代,与历史同步,让各个时期的读者

都对书中的英雄人物产生新的认识和感想。

悬念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里运用了大量的曲折情节和恐怖描写,在儿童和成年读者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神秘的张力,让他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以松弛这种张力所造成的焦虑和期盼。这个心理放松过程,就是张力消解过程,也是读者从小说中获得愉悦的过程。放松的速度越快,他们从中得到的愉悦就越大。

当汤姆和哈克来到凄凉的墓地,躲藏在三棵大树后面的时候,他们目睹了一场凶杀案的发生。这场凶杀案就形成了一个悬念,因为真正杀人犯印江·乔埃把杀人罪名推脱掉,放在了酒鬼莫夫·波特身上,而糊里糊涂的莫夫·波特竟以为自己真的杀了人。这个悬念还为以后一系列的悬念起了伏笔作用。真正的杀人犯印江·乔埃和被冤枉的莫夫·波特这时候在读者那里构成了一种张力,使他们的大脑里生成矛盾、神秘、期盼和不安。在没有读到结果之前,他们会十分焦虑地等待故事给出一个令他们自身的伦理、道德感到满意的结果。

随着汤姆勇敢地指证印江·乔埃为真正凶手,这个故事似乎了结了,读者的张力也消解了;但是印江·乔埃的逃跑又在读者那里形成了新的悬念和张力。虽然后面的悬念和张力经过了多次起伏后,以汤姆和哈克找到黄金而告结束,但作者最后又在读者心里埋下了一粒悬念的种子,那就是汤姆和哈克决定要去当强盗。这么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悬念大大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理解创造力和解读兴趣,使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游戏般的快乐和美的感受。

陌生化和时间距离是这部小说的潜在引力。“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难度和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①马克·吐温在《汤姆·索耶历险记》里有意地运用一些违反孩童常规的语言和举动把读者“置身于作为真实而再现的东西和他们所想象的真实之间,他们便被分成了两半,即被‘疏离’了。面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违背常规却说成是合乎常情的陌生世界,迫切需要他们把人类特性的种种假定搁置到一边去,而对此他们会深感震惊和不安。”^②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里经常让汤姆说些大人才说得出来的话,为读者制造感觉上的“障碍”,增加他们的解读兴趣。例如第六章里汤姆装病时与席德的对话:

“席德,我什么事情都原谅你。(呻吟。)你对我所有一切事情,我

①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内布拉斯加,1965年版,P12。 ②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58。

都不怪你。我死了以后……”

“啊，汤姆，你不会死，怎么会呀？别这么说，汤姆——啊，别这么说吧，也许……”

“不管谁我都原谅他，席德。（呻吟。）请告诉他们吧，席德。还有呢，席德，你把我那个窗户框子和那只独眼猫都拿给那个新来的姑娘吧，你跟她说……”

很显然，马克·吐温把成年人的日常语言提炼出来，稍微加工后让汤姆说出来；这样既可达到刻画汤姆调皮性格的目的又可以刺激读者的兴趣。因为小孩子学大人样子说话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令人感到很滑稽好笑，起到了一定的幽默作用。

汤姆的一些英雄举动也违背了孩童举动之常理。汤姆做到了大人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勇敢地指证全镇人都惧怕的杀人魔王印江·乔埃；坚强地为贝奇挨了一顿皮鞭；英勇地把贝奇从山洞里救出来；幸运地发现了印江·乔埃秘密埋藏在山洞里的金子。这些本该是大人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可能办成的事情都一下子集中到了汤姆这个小孩子身上。但是当读者发现小孩子有这么大的超凡能耐时，不会认为“失真”，因为他们童年时代幻想要冒险的集体无意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使他们感到了他们小时候不能完成的梦想的实现，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最大满足。

伽达默尔认为“一定的时间距离使读者有可能摆脱现实关系而以整个历史传统给予他的真先见去理解文本。”^①当阅读《汤姆·索耶历险记》这部小说的时候，读者必须用他自己的语言或话语去阐释小说的语言或话语。这时候，读者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与小说的语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但是读者的语言与小说的语言都会构成一种张力，这正是激动和困惑读者的地方。消解这种张力的过程就是读者的小说理解过程，也是他们的愉悦过程。然而，张力的消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前理解（语言、经验、记忆、动机、意向以及情感、直觉、潜意识等构成了前理解的本体性因素）。前理解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视域，而小说在其意义显现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视域，这时候两个视域朝对方开放，形成了所谓的“视域融合”。《汤姆·索耶历险记》的意义世界既不是原来的小说世界，也不再是读者任意想象、涂抹的世界，它诞生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交融之中。这时候，小说的意义是两种视野的沟通、对话、交流、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280。

融合后的生成物。因此,通过对小说的阅读,读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小说视野;同时,小说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可能被解读的世界,并不断暗示它意义上的广度和深度。读者童年时代的冒险梦想和想长大成人的强烈愿望与《汤姆·索耶历险记》里的冒险故事形成了一种很深远的“视域融合”,他们在这种视域融合中不但读出了小说的“情”、“意”、“味”,还发掘出了适合他们心理要求的终极意义。

汤姆·索耶情结是《汤姆·索耶历险记》的永恒魅力。“情结”这个词本来是弗洛伊德从他的“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在这里,汤姆·索耶情结是由小说中所显现出来的“白日梦”、“荒诞”和“崇高感”形成的,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有一定的联系,但赋予了新的涵义。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原欲支配下所制造的幻想;现实生活充满缺陷,不能满足性本能的需要,充满了痛苦,于是艺术家创造艺术在幻想中加以弥补,因此,艺术就是原欲的补偿。”^①虽说这种观点颇为偏激,但是《汤姆·索耶历险记》的确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渲染男性英雄主义的白日梦世界。白日梦就是人的幻想,“它源自儿童时代的游戏。儿童靠做游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获得快乐。人长大了之后不再做游戏了,但不会放弃那种快乐,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就是幻想。所不同的是儿童并不掩饰他们的游戏,而成年人的幻想由于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羞于启齿的愿望,因而加以掩饰。”^②这时候,他们还会从文学作品中寻找那些幻想,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汤姆·索耶历险记》让他们在汤姆身上找到了他们所不能实现的幻想,因此这部小说让他们神往,让他们久读不厌。

然而这种白日梦是荒诞的。在现实生活中,像汤姆和哈克这样的小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敢在黑夜里跑到坟场上去的;汤姆在山洞里被困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和贝奇一样快饿死了,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洞口把贝奇救出去呢?汤姆这些英雄行为的超现实的真实超出了马克·吐温和任何读者时代的某个人的“真理”,而“与普遍的、无情的真理合而为一”。^③读者喜欢这种荒诞,因为他们自己的幻想也常常显得那么荒诞,再说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幻想情感转移到汤姆的成功冒险上,从中得到自慰哩。

读者从汤姆的成功冒险上得到的不仅仅是自慰,还有一种“崇高感”。当人们遇到外来强于自己的力量而不可战胜时就出现了崇高感,

① 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542。 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65。 ③ 同②,P157。

崇高感包含了恐怖、惊惧、震惊、赞叹、彷徨、崇敬等思想情感和内容。汤姆的奇迹必定在读者心中引起震惊、赞叹、欣羨和崇敬,也就是说在读者身上引起了一种崇高感。不但读者是这样,连作家马克·吐温在写这部小说时都怀着一种崇高感。他让笔下的人物贝奇的父亲委婉地表达出他的这种情感:

“萨契尔法官对汤姆非常器重。他说一个平凡的孩子决不能把他女儿从洞里救出来。贝奇非常秘密地把汤姆在学校里替她挨鞭子的情形告诉她父亲的时候,法官显然是大受感动;她说到汤姆为了把那一顿鞭子从她身上转到他自己身上而撒那个大谎的时候,就恳求她父亲原谅他,可是法官热情迸发地说那是句高尚的、慷慨的、宽宏大量的谎言——这句谎话有资格昂起头来迈步前进,在历史上永垂不朽,与华盛顿曾经大受表扬的那句关于斧头的老实话争光!……”

崇高感在读者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诱导力和征服力,从而使他们身心激动、极大欢喜。这种崇高感像爬墙虎一样紧紧抓住读者的情感和记忆力,让他们永远不能忘记。

《汤姆·索耶历险记》就是这么艺术地生存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里。

曹山柯

2000年10月

PREFACE

Most of the adventures recorded in this book rally occurred; one or two were experiences of my own, the rest those^① of boys who were schoolmates of mine. Huck Finn is drawn from life; Tom Sawyer also, but not from an individual — he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boys whom I knew, and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composite order^② of architecture.

The odd superstitions touched upon were all prevalent^③ among children and slaves in the West at the period of this story — that is to say, thirty or forty years ago.

Although my book is intended mainly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boys and girls, I hope it will not be shunned^④ by men and women on that account, for part of my plan has been to try to pleasantly remind adults of what they once were themselves, and of how they felt and thought and talked, and what queer enterprises^⑤ they sometimes engaged in.

THE AUTHOR.

HARTFORD, 1876.

① 省略了 were, 应该为: the rest were those (those 代指前面的 experiences) ②
the composite order: (古罗马建筑)混合柱型 ③ prevalent: 流行的, 普遍的 ④
shun: 回避, 躲开 ⑤ queer enterprise: 离奇的冒险故事

CONTENTS

CHAPTER I	1
CHAPTER II	8
CHAPTER III	13
CHAPTER IV	19
CHAPTER V	28
CHAPTER VI	33
CHAPTER VII	43
CHAPTER VIII	48
CHAPTER IX	53
CHAPTER X	59
CHAPTER XI	65
CHAPTER XII	69
CHAPTER XIII	74
CHAPTER XIV	81
CHAPTER XV	86
CHAPTER XVI	90
CHAPTER XVII	98
CHAPTER XVIII	101
CHAPTER XIX	109
CHAPTER XX	112
CHAPTER XXI	117
CHAPTER XXII	123
CHAPTER XXIII	126
CHAPTER XXIV	132
CHAPTER XXV	134

• ii • 目 录

CHAPTER XXVI	141
CHAPTER XXVII	148
CHAPTER XXVIII	151
CHAPTER XXIX	154
CHAPTER XXX	161
CHAPTER XXXI	169
CHAPTER XXXII	177
CHAPTER XXXIII	180
CHAPTER XXXIV	189
CHAPTER XXXV	192
CONCLUSION	197

I

“TOM!”

No answer.

“TOM!”

No answer.

“What’s gone with that boy^①, I wonder? You TOM!”

No answer.

The old lady pulled her spectacles down and looked over them about the room; then she put them up and looked out under them. She seldom or never looked *through* them for so small a thing as a boy; they were her state pair, the pride of her heart, and were built for “style”, not service — she could have seen through a pair of stove-lids^② just as well. She looked perplexed for a moment, and then said, not fiercely, but still loud enough for the furniture to hear^③:

“Well, I lay^④ if I get hold of you, I’ll —”

She did not finish, for by this time she was bending down and punching under the bed with the broom, and so she needed breath to punctuate the punches with. She resurrected nothing but the cat^⑤.

“I never did see the beat of that boy!”^⑥

She went to the open door and stood in it, and looked out among the tomato vines and “jimson” weeds^⑦ that constituted the garden. No Tom. So she lifted up her voice at an angle calculated for distance and shouted:

“Y-o-u-u Tom!”

There was a slight noise behind her, and she turned just in time to seize a small boy by the slack of his roundabout and arrest his flight.

① what has (或 is) gone of (或 with) sb.?: 〈口〉某人出了什么事? 某人怎么样了?
② a pair of stove-lids: 一对火炉盖(注意这里的幽默感。这是一个虚拟语气,用火炉盖对比老太太的眼镜片。)
③ but still ... to hear: 注意这里的幽默用法。声音连桌椅板凳都听得清楚,表明老太太够凶的
④ lay: 与(某人)以……打赌
⑤ She resurrected ... the cat: 结果,除了猫儿她什么也没有赶出来。resurrect 的原意为: ①使复活
②(从坟中)掘出
⑥ I never ... that boy: 我从没见过比这孩子更淘气的。see (hear) the beat (of) 〈美〉见过(或听说过)比比更甚者
⑦ “jimson” weeds = jimson weed: [植]曼陀罗